

也對付不了。

散宜生在父親的家裡嚎啕大哭！父親和虢仲、虢叔都自由了，只有他，散宜生不得自由！

大夫商屈

西門大夫商屈，管領西門倉庫——姜里，他也管領千戶民居。西門有酒池，過往西門酒家引來朝歌的無行男子流連忘返，西門市集外自從有了黑莊，挖開了寶井，朝歌的無行男子都跑去掏寶，南單築台完成，更讓殷地朝歌的男人揚眉吐氣，自此，殷地朝歌少有遊手好閒之人，男子們只要好遊蕩，行為不羈，通通會被家裡的女人或長輩送到黑莊，到了黑莊他們就乖了，不肯輕易離開那裡。

他們在那裡得到掏寶的樂趣，人人都要遵守規矩，以免被罰三日不食，他們在那裡的解錯作坊學習瀘石解錯法，若有人掏得了大寶，大家都來猜猜看！

大夫商屈和西門管領盧嬖嬖家人相熟，盧嬖嬖早已仙去，但是盧嬖嬖的兒子接手西門市集和行宮的管領。

一日西門管領盧苓來姜里，廂里之庫，見到庫裡住著一個老人家，那是西伯侯姬昌，他年

少時彷彿見過這個人，可是他想不起來在那兒見過。

姬昌現在的裝束越發像朝歌殷家老人了，烏黑的長髮梳成大辮子一條，垂在腦後，他自己打理自己很有樣子，簡單極了，葛黃色的大布掛披肩，一身長袍垂地，平時他也不大出門，一個人長日端坐，如木偶石雕，他長長的鬚髯墨黑，雙眉亦黑如點漆，雖然年過花甲，因為不曾勞動辛苦，他雙手肥厚柔軟，不似勞作之人。

商屈可憐他一個人，也沒有家人子女來尋他，他把西伯侯姬昌照顧的很好。不時也會請他喝家釀的酒，商人年過六十即可飲酒。

商屈有時會在沙盤上畫圖文，殷家商人習慣如此，觀察天地陰陽交錯以端自身。殷家商人領悟力強的人都習得圖文，盧苓也時常來請教商屈，兩人常常在一起畫著那三劃，姬昌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，只是靜靜地觀察著。

西伯侯姬昌自稱西伯，所以牆里之庫的役者和來人都稱他西伯而不名。日子久了，西伯侯姬昌也看出些端倪，他放下架子，主動開口請商曲和盧苓告訴他那三劃的秘密。

商曲和老人天天相處，見他端凝、安靜，以為他也是有修為的長者，天天端坐也不嫌累，怕是在念唱心曲吧！殷地朝歌商人，家家都有傳承，人人會念唱，當然有時也借助絲弦樂器，那是族長比較寬鬆的家庭。

老人家狡獪，也不說他不懂，而是問商曲和盧苓，畫了半天可有什麼心得？

商曲和盧苓真心的和老人家參詳起那八個圖文了。姬昌如獲至寶，原來，這就是殷地朝歌的秘密，終於讓他知道了！

不能安定，西門也會動盪不安。

人類是多麼的自以為是啊！人人都自以為憑一己之力就能扭轉乾坤，就能安定四方？人在天地之間何等渺小，商屈和盧苓這樣的自我推崇，以為以一己之力就能安定四方，志氣不可謂不大，但是！天地之事真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嗎？自我修為當然好，但是，也只有自己了，不關他人何事。

商屈和盧苓如果不安定己心，西門當然會動盪不安，他們都是管領西門之人，盧苓管理西門市集、平抑物價，提供西門行宮所需，商屈協助千戶商民生活，領失養的幼兒到黑莊或玉門安置教養，協助各部族的人來西門交換物件、入庫，他們如果都偏了心，當然讓遠道而來的部族人民心有不滿，所以，大夫商屈和西門管領盧苓的心當然是要安定才行，定了心才不會偏嗎？不是嗎？

本來無事，可就偏偏就有人喜歡自以為是，大夫商屈認為自己責任重大，盧苓還好，盧嬖嬖的教養好，盧苓比較內斂。漸漸的，盧苓也看出西伯這個老人家裝模作樣，不懂裝懂。

盧苓將隔壁之庫住著一個西伯老人的事向家人說起，家裡有年長的嬖嬖一聽，依稀記得辛丑寒露封九侯之時，住在西門行宮西昌侯姬昌那一家子，她們問盧苓老人家的樣貌和習性，越加真確。嬖嬖們跑去隔壁之庫看西伯，順便送食禮，人人看的真真的，那個自稱西伯的老人家，就是盧嬖嬖在世時經常叨唸的那個西昌侯姬昌，盧嬖嬖常說：「多子餓死父，多媳婦氣死老母」，當時她是氣壞了。

盧家的嬖嬖們建議盧苓去找大夫膠鬲想辦法，封九侯之時，西伯侯姬昌一家都不肯回去，

當時盧嬖嬖也是去找膠鬲解決，西伯侯姬昌一家人在殷地朝歌風評不好。

盧苓真的去找大夫膠鬲了。膠鬲一聽嚇一跳，這怎麼好！他千萬按捺，要盧苓不說出去，盧苓是順服的人，當然應諾。於是膠鬲去找散宜生，但是散宜生已經很久沒回去北門外五里地的農舍了。

大夫膠鬲無奈，聽農舍裡的西歧羌人說，姬發天天都去玉門附近閒晃，啥事也不做，姬度帶了一些人回去翟了，散宜生不知所蹤，而這些西歧羌人勇士也所剩不多，他們在農舍住了下來也稼墻耕種，中土殷地的土地比西歧苦地肥沃，他們只要勤勉就能收獲，人人都很快樂，不想回去了。

大夫膠鬲找來南官括和閔天兩人，想請他兩人到姜里，牖里之庫見西伯侯姬昌，現在大夫膠鬲不好親自出面了，他實在怕了這西伯侯姬昌一家人了，現在，姬發還天天在玉門附近遊蕩閒逛，居心何在？

萬一，這西伯侯姬昌一家子，都跑來殷地朝歌給他養，他可是供應不起這麼貪心的一大家子人，他換來的銀錠已經快要用完了！